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二刻拍案驚奇  
第十八卷 甄監生浪吞秘藥 春花婢誤洩風情

詩云：自古成仙必有緣，仙緣不到總徒然。  
世間多少癡心者，日對丹爐取藥煎。

話說昔日有一個老翁極好奉道，見有方外人經過，必厚加禮待，不敢怠慢。一日，有個雙髻髻的道人特來訪他，身上甚是藍襖不象，卻神色豐滿和暢。老翁疑是異人，迎在家中，好生管待。那道人飲酒食肉，且是好量。老翁只是支持與他，並無厭倦。道人來去了兒番，老翁相待到底是一樣的。道人一日對老翁道：「貧道叨擾吾丈久矣，多蒙老丈再無棄嫌。貧道也要老丈到我山居中，尋幾味野蔬，少少酬答厚意一番，未知可否。」老翁道：「一向不曾問得仙莊在何處，有多少遠近，老漢可去得否？」道人道：「敝居只在山深處，原無多遠。若隨著貧道走去，頃刻就到。」老翁道：「這等，必定要奉拜則個。」當下道人在前，老翁在後，走離了鄉村鬧市去處，一步步走到荒田野徑中，轉入山路裡來。境界清幽，林術茂盛。迤邐過了幾個山嶺，山凹之中露出幾間茅舍來。道人用手指道：「此間已是山居了。」不數步，走到面前，道人開了門，拉了老翁一同進去。老翁看那裡面光景時：

雖無華屋朱門氣，卻有琪花瑤草香。

道人請老翁在中間堂屋裡坐下，道人自走進裡面去了一回，走出來道：「小蔬已具，老丈且消停坐一會。等貧道去請幾個道伴，相陪閒話則個。」老翁喜的是道友，一發歡喜道：「師父自尊便，老漢自當坐等。」道人一逕望外去了。

老翁呆呆坐著，等候多時，不見道人回來，老翁有些不耐煩，起來前後走看。此時肚裡有些餓了，想尋些甚麼東西吃吃，料道廚房中必有，打從旁門走到廚房中來。誰想廚房中鍋灶俱無，止有些椰瓢棘匕之類。又有兩個陶器的水缸，用笠篷蓋著。老翁走去揭開一個來看，吃了一驚。原來是一盆清水，內浸著一隻雪白小狗子，毛多尋乾淨了的。老翁心裡道：「怪道他酒肉不戒，還吃狗肉哩！」再揭開這一缸來看，這一驚更不小。水裡浸著一個小小孩童，手足多完全的，只是沒氣。老翁心裡才疑道：「此道人未必是好人了，吃酒吃肉，又在此荒山居住，沒個人影的所在，卻家裡放下這兩件東西。狗也罷了，如何又有此死孩子？莫非是放火殺人之輩？我一向錯與他相處了。今日在此，也多凶少吉。」欲待走了去，又不認得來時的路，只得且耐著。正疑惑間，道人同了一伙道者走來，多是些龐眉皓髮之輩，共有三四個。進草堂中與老翁相見，敘禮坐定。老翁心裡懷著鬼胎，看他們怎麼樣。

只見道人道：「好教列位得知，此間是貧道的主人，一向承其厚款，無以為答。今日恰恰尋得野蔬二味在此，特請列位過來，陪著同享，聊表寸心。」道人說罷，走進裡面，將兩個瓦盆盛出兩件東西來，擺在桌上，就每人面前放一雙棘匕。向老翁道：「勿嫌村鄙，略嘗些少則個。」老翁看著桌上擺的二物，就是水缸內浸的那一隻小狗，一個小孩子。眾道流掀鬚拍掌道：「老兄何處得此二奇物？」盡打點動手，先向老翁推遜。老翁慌了道：「老漢自小不曾破犬肉之戒，何況人肉！今已暮年，怎敢吃此！」道人道：「此皆素物，但吃不妨。」老翁道：「就是餓死也不敢吃。」眾道流道：「果然立意不吃，也不好相強。」拱一拱手道：「恕無禮了。」四五人攢做一堆，將兩件物事吃個罄盡。盆中澆著兒點殘汁，也把來舔乾淨了。老翁呆著臉，不敢開言，只是默看。道人道：「老丈既不吃此，枉了不顧這一番。乏物相款，肚裡饑了怎好？」又在裡面取出些白糕來遞與老翁道：「此是家制的糕，盡可充饑，請吃一塊。」老翁看見是糕，肚裡本等又是餓了，只得取來吞嚼，略覺有些澀味，正是餓得荒時，也管不得好歹了。才吃下去，便覺精神陡搜起來。想道：「長安雖好，不是久戀之家。趁肚裡不餓了，走回去罷。」來與道人作別，道人也不再留，但說道：「可惜了此會，有慢老丈，反覺不安。貧道原自送老丈回去。」與眾道流同出了門。眾道流叫聲多謝，各自散去。

道人送翁到了相近鬧熱之處，曉得老翁已認得路，不別而去。老翁獨自走了家來。心裡只疑心這一干人多不是善男子、好相識，眼見得吃狗肉、吃人肉慣的，是一伙方外採割生靈、做歹事的強盜，也不見得。

過了兩日，那個雙髻的道人又到老翁家來，對老翁拱手道：「前日有慢老丈。」老翁道：「見了異樣食品，至今心裡害怕。」道人笑道：「此乃老丈之無緣也。貧道歷劫修來，得遇此二物，不敢私享。念老丈相待厚意，特欲邀至山中，同眾道侶食了此味，大家得以長生不老。豈知老丈仙緣尚薄，不得一嘗！」老翁道：「此一小犬、小兒，豈是仙味？」道人道：「此是萬年靈藥，其形相似，非血肉之物也。如小犬者，乃萬年枸杞之根，食之可活千歲。如小兒者，乃萬年人參成形，食之可活萬歲。皆不宜犯煙火，只可生吃。若不然，吾輩皆是人類，豈能如虎狼吃那生犬、生人，又毫無骸骨吐棄乎？」老翁才想著前日吃的光景，果然是大家生啖，不見骨頭吐出來，方信其言是真，懊恨道：老漢前日直如此懵懂，師父何不明言？」道人道：「此乃生成的緣分。沒有此緣，豈可泄漏天機？今事已過了，方可說破。老翁捶胸跌足道：「眼面前錯過了仙緣，悔之何及！師父而今還有時，再把一個來老漢吃吃。」道人道：「此等靈根，尋常豈能再遇？老丈前日雖不曾嘗得二味，也曾吃過千年茯苓。自此也可一生無疫，壽過百歲了。」老翁道：「甚麼茯苓？」道人道：「即前日所食白糕便是。老丈的緣分只得如此，非貧道不欲相度也。道人說罷而去，已後不再來了。自此老翁整整活到一百餘歲，無疾而終。

可見神仙自有緣分。仙藥就在面前，又有人有心指引的，只為無緣，幾自不得到口。卻有一等癡心的人，聽了方士之言，指望煉那長生不死之藥，死砒死汞，弄那金石之毒到了肚裡，一發不可復救。古人有言：「服藥求神仙，多為藥所誤。」自晉人作興那五石散、寒食散之後，不知多少聰明的人彼此壞了性命。臣子也罷，連皇帝裡邊藥發不救的也有好幾個。這迷而不悟，卻是為何？只因製造之藥，其方未嘗不是仙家的遺傳。卻是神仙煉此藥，須用身心寧靜，一毫嗜慾具無，所以服了此藥，身中水火自能勻煉，故能骨力堅強，長生不死。今世製藥之人，先是一種貪財好色之念橫於胸中，正要借此藥力掙得壽命，可以恣其所為，意思先錯了。又把那耗精勞形的軀殼要降伏他金石熬煉之藥。怎當得起？所以口個九個敗了。朱文公有《感遇》詩云：

飄搖學仙侶，遺世在雲山。  
盜啟元命秘，竊當生死關。  
金鼎蟠龍虎，三年養神丹。  
刀圭一入口，白日生羽翰。  
我欲往從之，脫屣諒非難。  
但恐逆天理，偷生詎能安？

看了文公此詩，也道仙藥是有的，只是就做得來，也犯造化所忌，所以不願學他。豈知這些不明道理之人，只要蠻做蠻吃，豈有天上如此沒清頭，把神仙與你這伙人做了去？落得活活弄殺了。而今說一個人，信著方上人，好那丹方鼎器，弄掉了自己性命，又幾乎連累出幾條人命來。

欲作神仙，先去嗜慾。  
愚者貧淫，惟日不足。  
借力藥餌，取歡枕褥。  
一朝藥敗，金石皆毒。  
誇言鼎器，鼎覆其隸。

話說圓朝山東曹州，有一個甄廷詔，乃是國子監監生。家業富厚，有一妻二妾。生來有一件癖性，篤好神仙黃白之術。何謂黃白之術？方士丹客哄人煉丹，說養成黃芽，再生白雪，用藥點化為丹，便鉛汞之類皆變黃金白銀。故此煉丹的叫做黃白之術。有的

只貪圖銀子，指望丹成；有的說丹藥服了就可成仙度也，又想長生起來。有的又說內丹成，外丹亦成，卻用女子為鼎器，與他交合，採陰補陽，捉坎填離，煉成嬰兒姹女，以為內丹，名為採戰工夫。乃黃帝、客成公、彭祖御女之術，又可取樂，又可長生。其中有本事不濟、等不得女人精至，先自戰敗了的，只得借助藥力，自然堅強耐久，又有許多話頭做作。哄動這些血氣未定的少年，其實有枝有葉，有滋有味。那甄監生心裡也要煉銀子，也要做神仙，也要女色取樂，無所不好。但是方士所言之事，無所不依，被這些人弄了幾番喧頭，提了幾番罐子，只是不知懊悔，死心塌地在裡頭，把一個好好的家事弄得七零八落，田產多賣盡，用度漸漸不足了。

同鄉有個舉人朱大經苦口勸諫了幾遭，只是不悟，乃作一首口號嘲他道：  
曹州有個甄廷詔，養著一夥真強盜。  
養砂乾汞立投詞，採陰補陽去禱告。  
一股青煙不見蹤，□頃好地隨人要。  
家間妻子低頭惱，街上親朋拍手獎。

又做一首歌警戒他道：  
聞君多智兮，何邪正之混施？  
聞君好道兮，何妻子之嗟咨？  
予知君不孝兮，棄祖業而無遺。  
又知君不壽兮，耗元氣而難醫。

甄監生得知了，心裡惱怒，發個冷笑道：「朱舉人肉眼凡夫，那裡曉得就裡！說我棄了祖業，這是他只據目前，怪不得他說，也罷！怎反道我不壽？看你們倒做了仙人不成？」恰象與那個別氣一般的，又把一所房子賣掉了。賣得一二百兩銀子，就一氣討了四個丫頭，要把來採取做鼎器。內中一個喚名春花，獨生得標至出眾，甄監生最是喜歡，自不必說。

一日請得一個方士來，沒有名姓，道號玄玄子，與甄監生講著內外丹事，甚是精妙。甄監生說得投機，留在家裡多日，把向來弄過舊方請教他。玄玄子道：「方也不甚美，藥材不全，所以不成，若要成事，還要養煉藥材，該藥材須到道口集上去買。」甄監生道：「藥材明日我與師父親自買去，買了來從容養煉，至於內外事口訣，先要求教。」玄玄子先把外丹養砂乾汞許多話頭傳了，再說到內丹採戰抽添轉換、升提呼吸要緊關頭。甄監生聽得津津有味，道「學生於此事究心已久，行之頗得其法，只是到得沒後一著，不能忍耐。有時提得氣上，忍得牢了，卻又興趣已過，便自軟癩，不能抽送，以此不能如意。」玄玄子道：「此事最難。在此地位，須是形交而神不交，方能守得牢固。然功夫未熟，一個主意要神不交，才付之無心，便自軟癩。所以初下手人必須借力於藥。有不倒之藥，然後可以行久御之術。有久御之功，然後可以收陰精之助。到得後來，收得精多，自然剛柔如意，不必用藥了。若不先資藥力，竟自講究其法，便有些說時容易做時難，弄得不得，落得損了元神。甄監生道：「藥不過是春方，有害身子。」玄玄子道：「春方乃小家之術，豈是仙家所宜用？小可有煉成秘藥，服之久久，便可骨節堅強，長生度世。若試用鼎器，陽道壯偉堅熱，可以膠結不解，自能伸縮，女精立至，即夜度□女，金槍不倒。此乃至寶之丹，萬金良藥也。」甄監生道：「這個就要相求了。」

玄玄子便去葫蘆內傾出□多丸來，遞與甄監生道：「此藥每服一丸，然未可輕用，還有解藥。那解藥合成，尚少一味，須在明日一同這些藥料買去。」甄監生收受了丸藥，又要玄玄子參酌內丹口訣異同之處。玄玄子道：「此須晚間臥榻之上，才指點得穴道明白，傳授得做法手勢親切。」甄監生道：「總是明日要起早到道口集上去買藥，今夜學生就同在書房中一處宿了，講究便是。」當下分付家人：「早起做飯，天未明就要起身，倘或睡著了，飯熟時就叫一聲。」家人領命已訖。是夜遂與玄玄子同宿書房，講論房事，傳授口訣。約莫一更多天，然後睡了。

第二日天未明，家人們起來做飯停當，來叫家主起身。連呼數聲，不聽得甄監生答應，卻驚醒了玄玄子。玄玄子模模牀子，不見主人家。回說道：「連夜一同睡的，我睡著了，不知何往，今不在牀上了。」家人們道：「那有此話！」推門進去，把火一照，只見牀上裡邊玄玄子睡著，外邊脫下裡衣一件，卻不見家主。盡道想是原到裡面睡去了。走到裡頭敲門問時，說道昨晚不曾進來。合家驚起，尋到書房外邊一個小室之內，只見甄監生直挺挺眠於地上，看看口鼻時，已是沒氣的了。大家慌張起來道：「這死得希奇！」其子甄希賢聽得，慌忙走來，仔細看時，口邊有血流出。希賢道：「此是中毒而死，必是方士之故。」希賢平日見父親所為，心中不伏氣，怪的是方士。不匡父親這樣死得不明，不恨方士恨誰？領了家人，一頭哭，一頭走，趕進書房中揪著玄玄子，不管三七二□一，拳頭腳尖齊上，先是一頓肥打。玄玄子不知一些頭腦，打得口裡亂叫：「老爺！相公！親爹爹！且饒狗命！有話再說。」甄希賢道：「快選我父親的性命來！」玄玄子慌了道：「老相公怎的了？」家人走上來，一個巴拿打得應聲響，道「怎的了？怎的了？你難道不知道的，假撇清麼？」一把抓來，將一條鐵鏈鎖住在甄監生屍首邊了，一邊收拾後事。

待天色大明瞭，寫了一狀，送這玄玄子到縣間來。知縣當堂問其實情，甄希賢道：「此人哄小人父親煉丹，晚間同宿，就把毒藥藥死了父親。口中現有血流，是謀財害命的。」玄玄子訴道：「晚間同宿是真。只是小的睡著了，不知幾時走了上去，以後又不知怎麼樣死了，其實一些也不知情。」知縣道：「胡說！」既是同宿，豈有不知情的？況且你每這些遊方光棍有甚麼做不出來！」玄玄子道：

「小人見這個監生好道，打點哄他些東西，情是有的；至於死事。其實不知。」知縣冷笑道：「你難道肯自家說是怎麼樣死的不成？自然是賴的！」叫左右：「將來強盜的頭號夾棍，把這光棍夾將起來！」可憐那玄玄：管什麼玄之又玄，只看你熬得不得。吆呵力重，這算做洗髓伐毛；叫喊聲高，用不著存神閉氣。口中白雪流將盡，谷道黃芽掙出來。

當日把玄玄子夾得一佛出世，二佛生天，又打勾一二百榔頭。玄玄子雖然是江湖上油嘴棍徒，卻是慣哄人家好酒好飯吃了，叫先生、師父尊敬過的。到不曾吃著這樣苦楚，好生熬不得。只得招了道：用藥毒死，圖取財物是實。」知縣叫畫了供，問成死罪。把來收了大監，待疊成文案再申上司。鄉裡人聞知的多說：「甄監生尊信方士，卻被方士藥死了。雖是甄監生迷而不悟，自取其禍；那些方士這樣沒天理的，今官府明白，將來抵罪，這才為現報了。」親戚朋友沒個不歡喜的。到於甄家家人，平日多是恨這些方士入骨的，今見家主如此死了，恨不登時咬他一塊肉，斷送得他在監裡問罪，人人稱快，不在話下。

豈知天下自有冤屈的事。原來甄監生二妾四婢，惟有春花是他新近寵愛的。終日在閨門之內，輪流侍寢，採戰取樂。終久人多耳目眾，覺得春花興趣頗高，礙著同伴竊聽，不能盡情，意思要與他私下在那裡弄一個翻天覆地的快活。是夜口說在書房中歇宿，其實暗地里約了春花，晚間開出來，回到側邊小室中行事，春花應允了。甄監生先與玄玄子同宿，教導術法，傳授了一更多次，習學得熟。正要思量試用，看見玄玄子睡著，即走下牀來，披了衣服，悄悄出來。走到外邊，恰好春花也在裡面走出來。兩相遇著，拽著手，竟到側邊小室中，有一把平日坐著運氣的禪椅在內，叫春花脫了衣，坐好在上邊了，甄監生就舞弄起來，接著方法，九淺一深，你呼我吸，弄勾多時。那春花花枝也似一般的後生，興趣正濃，弄得渾身酥麻。做出千嬌百媚，哼哼唧唧的聲氣來。身子好像蜘蛛做網一般，把屁股向前突了一突。又突一突；兩隻腳一伸一縮踏車也似的不住。問深之處，緊抱住甄監生，叫聲「我的爹，快活死了！」早已陰精直泄。甄監生看見光景，興動了，也有些喉急，忍不住，急按住身子，閉著一口氣，將尾閭往上一翹，如忍大便一般，才阻得不來。那些清水游精，也流個不住。雖然忍住了，只好站著不動，養在陰戶裡面。要再抽送，就差不多丟出來。

甄監生極了，猛想著：「日間玄玄子所與秘藥，且吃他一丸，必是耐久的。」就在袖裡摸出紙包來，取一丸，用唾津咽了

去。才咽得下，就覺一股熱氣竟趨丹田，一霎時，陽物振蕩起來，其熱如火，其硬如鐵，毫無起初欲泄之意了。發起狠來，盡力抽送。春花快活淫聲。甄監生只覺他的陰戶窄小了好些。原來得了藥力，自己的肉具漲得黃瓜也似大了。用手摸摸，兩下湊著肉，沒些些縫地。甄監生曉得這藥有些妙處，越加樂意，只是陰戶塞滿，微覺抽送艱澀。卻是這藥果然靈妙，不必抽送，裡頭肉具自會伸縮。弄得春花死去活來，又丟過了一番。甄監生虧得藥力，這番耐得住了。誰知那陽物得了陰精之助，一發熱硬壯偉，把陰中淫水烘乾，兩相吸牢，扯拔不出。

甄監生想道：「他日間原說還有解藥，不曾合成。方才性急頭上，一下子吃了。而今怎得藥來解他？」心上一急，便有些口渴氣喘起來，對春花道：「怎得口水來吃吃便好！」春花道：「放我去取水來與你吃。」甄監生待要拔出時，卻象皮肉黏連生了根的，略略扯動，兩下叫疼的了不得！甄監生道：「不好！不好！待我高聲叫個人來取水罷。」春花道：「似此黏連的模樣，叫個人來看見，好不羞死！」甄監生道：「這等，如何能勾解開？」春花道：「你丟了不得？」甄監生道：「說到是。雖是我們內養家不可輕泄，而今弄到此地位，說不得了！」因而一意要泄。誰知這樣古怪，先前不要他住，卻偏要鑽將出來；而今要泄了時，卻被藥力澀住。落得頭紅面熱，火氣反望上攻。口裡哼道：「活活的急死了我！」咬得牙齒格格價響，大喊一聲道：「罷了我了！」兩手撒放，撲的望地上倒了下來。

春花只覺陰戶整得生疼，且喜已脫出了，連忙放了雙腳，站起身來道：「這是怎的說？」去扶扶甄監生時，聲息俱無，四肢挺直，但身上還是熱的，叫問不應了。春花慌了手腳，道：「這事利害。若聲張起來，不要說羞人，我這罪過須逃不去。總是夜裡沒人知道，瞞他娘罷！」且不管家主死活，輕輕的脫了身子，望自己臥房裡只一溜，溜進去睡了，並沒一個人知覺。到得天明，合家人那查夜來細帳？卻把一個甚麼玄玄子頂了缸，以消平時惡氣，再不說他冤枉的了。只有春花肚裡明白，懷著鬼胎，不敢則聲，眼盼盼便做這個玄玄子悔氣不著也罷。

看官，你道這些方士固然可恨，卻是此一件事是甄監生自家誤用其藥，不知解法，以致藥發身死，並非方士下手故殺的。況且平時提了罐、著了道兒的，又別是一伙，與今日這個方士沒相干。只為這一路的人，眾惡所歸，官打見在，正所謂張公吃酒李公醉，又道是拿著黃牛便當馬。又是個無根蒂的，沒個親戚朋友與他辨訴一紙狀詞，活活的頂罪罷了。卻是天理難昧，元不是他謀害的，畢竟事久辨白出來。這放著做後話。

且說甄希賢自從把玄玄子送在監裡了，歸家來成了孝服。把父親所作所為盡更變過來。將藥爐、丹灶之類打得粉碎，一意做人家。先要賣去這些做鼎器的使女，其時有同裡人李宗仁，是個富家子弟，新斷了弦，聞得甄家使女多有標緻的，不惜重價，來求一看。希賢叫將出來看時，頭一名就點中了春花，用掉了六兩多銀子，討了家去。宗仁明曉得春花不是女身，卻容貌出眾，風情動人，兩下多是少年，你貪我愛，甚是過得綢繆。春花心性飄逸，好吃幾杯酒，有了酒，其興愈高，也是甄家家裡操煉過，是能征慣戰的手段。宗仁肉麻頭裡高興時節，問他甄家這些採戰光景。春花不口分肯說，直等有了酒，才略略說些出來。

宗仁一日有親眷家送得一小壇美酒，夫妻兩個將來對酌。宗仁把春花勸得半醉，兩個上牀，乘著酒興乾起事來。就便問甄家做作，春花也斜看雙眼道：「他家動不動吃了藥做事，好不爽利煞人！只有一日正弄得極快活，可惜就收場了。」宗仁道：「怎的就收場了？」春花道：「人都弄殺了，不收場怎的？」宗仁道：

「我正見說甄監生被方士藥死了的。」春花道：「那裡是方士藥死？這是一樁冤屈事。其實只是吃了他的藥，不解得，自弄死了。」宗仁道：「怎生不解得弄死了？」春花卻把前日晚間的事，是長是短，備細說了一遍。宗仁道：「這等說起來，你當時卻不該瞞著，急急叫起人來，或者還可有救。」春花道：「我此時慌了，只管著自己身子乾淨，躲得過便罷了，那裡還管他死活？」宗仁道：「這等，你也是個沒情的。」春花道：「若救活了，今日也沒你的分了。」兩個一齊笑將起來。雖然是一番取笑說話，自此宗仁心裡畢竟有些嫌鄙春花，不足他的意。

看官聽說，大凡人情，專有一件古怪：心裡熱落時節，便有些缺失之處，只管看出好來；略有些象意起頭，隨你奉承他，多是可嫌的，並那平日見的好處也要揀相出不好來，這多是緣法在裡頭。有一隻小詞兒單說那緣法盡了的：

緣法兒盡了，諸般的改變。緣法兒盡了，要好也再難。緣法兒盡了，恩成怨，緣法兒若盡了，好言當惡言。緣法兒盡了也，動不動變了臉！

今日說起來，也是春花緣法將盡，不該趁酒興把這些話柄一盤托了出來。男子漢心腸，見說了許多用藥淫戰之事，先自有些捨酸不耐煩，覺得口分輕賤。又兼說道弄死了在地上，不管好歹，且自躲過，是個無情不曉事的女子，心裡淡薄了好些。朝暮情意，漸漸不投。春花看得光景出來，心裡老大懊悔。正是一言既出，駟馬難追。此時便把舌頭剪了下來，嘴唇縫了攏去，也沒一毫用處。思量一轉，便自捶胸跌足，時刻不安。

也是合當有事。一日，公婆處有甚麼不合意，罵了他：「弄死漢子的賤淫婦！」春花聽見，恰恰道著心中之事，又氣惱，又懊悔。沒怨恨處，婦人短見，走到房中，一索吊起。無人防備的，那個來救解？不上一個時辰，早已嗚呼哀哉！

只緣身分延年藥，一服曾經送主終。

今日投繯殆天意，雙雙採戰夜台中。

卻說春花含羞自縊而死。過了好一會，李宗仁才在外廂走到房中。忽見了這件打鞦韆的物事，吃了一驚，慌忙解放下來，早已氣絕的了。宗仁也有些不忍，哭將起來。父母聽得，急走來看時，只叫得苦。老公婆兩個互相埋怨道：「不合罵了他幾句，誰曉得這樣心性，就做短見的事！」宗仁明知道是他自懷羞愧之故，不好說將出來。鄰里地方聞知了來問的，只含糊回他道：「妻子不孝，毀罵了公婆，俱罪而死。」幸喜春花是甄家遠方討來的，沒有親戚，無人生端告執人命。卻自有這伙地方人等要報知官府，投遞結狀，相驗屍傷，許多套數。宗仁也被纏得一個不耐煩，費掉了好些盤費，才得停妥。也算是大悔氣。

春花既死，甄監生家裡的事越無對證。這方士玄玄子永無出頭日子了。誰知天理所衣，事到其間，自有機會出來。其時山東巡按是靈寶許襄毅公，按監曹州，會審重囚。看見了玄玄子這宗案卷，心裡疑道：「此輩不良，用藥毒人，固然有這等事，只是人既死了，為何不走？」次早提問這事。先叫問甄希賢，希賢把父親枉死之狀說了一遍。許公道：「汝父既與他同宿，被他毒了，想就死在那房裡的了。」希賢道：「死在外邊小室之中。」許公道：「為何又在外邊？」希賢道：「想是藥發了，當不得，亂走出來尋人，一時跌倒了。」許公道：「這等，那方士何不逃了去？」希賢道：「彼時合家驚起，登時拿住，所以不得逃去。」許公道：「死了幾時，你家才知道？」希賢道：「約了天早同去買藥，因家人叫呼不應，不見蹤跡，前後找尋，才看見死了的。」許公道：「這等，他要去時，也去久了。他招上說謀財害命，謀了你家多少財？而今在那裡？」希賢道：「止是些買藥之本，口分不多。還在父親身邊，不曾拿得去。」許公道：「這等，他毒死你父親何用？」希賢道：「正是不知為何這等毒害。」

許公就叫玄玄子起來，先把氣拍一敲道：「你這伙人死有餘辜！你藥死甄廷詔，待要怎的？」玄玄子道：「廷詔要小人與他煉外丹，打點哄他些銀子，這心腸是有的。其實藥也未嘗買，正要同去買了，才弄趕頭，小人為何先藥死他？前日熬刑不過，只得屈招了。」許公道：「與你同宿，是真的麼？」玄玄子道：「先在一牀上宿的，後來睡著了，不知幾時走了去。小人睡夢之中，只見許多人打將進來，拿小人去償命，小人方知主人死了，其實一些情也不曉得。」許公道：

「為甚麼與你同宿？」玄玄子道：「要小人傳內事功夫。小人傳了他些口訣，又與了他些丸藥，小人自睡了。」許公道：「丸藥是何用的？」玄玄子道：「是房中秘戲之藥。」許公點頭道：「是了，是了。」又叫甄希賢問道：「你父親房中有幾人？」希賢道：「有二妾四女。」許公道：「既有二妾，焉用四女？」希賢道：「父親好道，用為鼎器。」許公道：「六人之中，誰為最愛？」希賢道：「二妾已有年紀，四女輪侍，春花最愛。」許公道：「春花在不？」希賢道：「已嫁出去了。」許公道：「嫁在那裡？快喚將來！」希賢道：「近日死了。」許公道：「怎樣死了？」希賢道：「聞是自縊死的。」許公哈哈大笑道：「即是一樁事

一個情也！其夫是何名姓？」希賢道：「是李宗仁。」

許公就掣了一簽，差個阜隸去，不一時拘將李宗仁來。許公問道：「你妻子為何縊死的？」宗仁磕頭道：「是不孝公姑，俱罪而死。」許公故意作色道：「分明是你致死了他，還要胡說！」宗仁慌了道：「妻子與小人從來好的，並無說話。地方鄰里見有乾結在官。委是不孝小人的父母，父母要聲說，自知不是，縊死了的。」許公道：「你且說他如何不孝？」宗仁一時說不出來，只是支吾道：「毀罵公姑。」許公道：「胡說！既敢毀罵，是個放潑的婦人了，有甚懼怕，就肯自死？」指著宗仁道：「這不是他懼怕，還是你的懼怕。」宗仁道：「小人有甚懼怕？」許公道：「你懼怕甄家醜事彰露出來，鄉裡聞不好聽，故此把不孝懼罪之說支吾過了，可是麼？」宗仁見許公道著真情，把個臉漲紅了，開不得口。許公道：「你若實說，我不打你；若有隱匿，必要問你償命。」宗仁慌了，只得實實把妻子春花吃酒醉了，說出真情，甄監生如何相約，如何採戰，如何吃了藥不解得，一口氣死了的話，備細述了一遍，道：「自此以後，心裡嫌他，委實沒有好氣相待。妻子自覺失言，悔恨自縊，此是真情。因怕鄉親恥笑，所以只說因罵公姑，懼怕而死。今老爺所言分明如見，小人不敢隱瞞一句。只望老爺超生。」許公道：「既實說了，你原無罪，我不罪你。」一面錄了口詞。

就叫玄玄子來道：「我曉得甄廷詔之死與你無干。只是你藥如此誤事，如何輕自與人？」玄玄子道：「小人之藥，原用解法。今甄廷詔自家妄用，喪了性命，非小人之罪也。」許公道：「卻也誤人不淺。」提筆寫道：「審得甄廷詔誤用藥而死於淫，春花婢醉泄事而死於悔。皆自貽伊戚，無可為抵，兩死相償足矣。玄玄子財未交涉，何遽生謀？死尚身留，必非毒害。但淫藥誤人，罪亦難免。甄希賢痛父執命，告不為誣。李宗仁無心喪妻，情更可憫。俱免擬釋放。」當下將玄玄子打了廿板，引庸醫殺人之律，問他杖一百，逐出境押回原籍。又行文山東六府：凡軍民之家敢有聽信術士、道人邪說採取煉丹者，一體問罪。發放了畢。

甄希賢回去與合家說了，才曉得當日甄監生死的緣故卻因春花，春花又為此縊死，深為駭異。盡道：「雖不乾這個方士的事，卻也是平日誤信此輩，致有此禍也。」六府之人見察院行將文書來，張掛告示，三三兩兩盡傳說甄家這事，乃察院明斷，以為新聞。好些好此道的，也不敢妄做了。真足為好內外丹事者之鑒：

從來內外有丹術，不是貪財與好色。  
外丹原在廣施濟，內丹卻用調呼吸。  
而今燒汞要成家，採戰無非圖救急。  
縱有神仙累劫修，不及庸流眼前力。  
一盆火內練能成，兩片皮中抽得出。